

施蛰存  
寻书一瞥(上)

□朱航满

1986年,施蛰存81岁,与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孙康宜教授开始通信。双方书信多年后结集成一册《从北山楼到潜学斋》,其中多有论学之事,但也涉及一些颇为有趣的书事。

尽管施蛰存当时已是耄耋高龄,但他依然读写不辍,且对于海外的新知十分关心,搜求典籍佳本的兴趣也颇为浓厚。1990年8月16日给孙康宜的信中写道:“我近来看书,皆消闲娱乐性质。你有看过的杂志或《纽约时报·文学副刊》(?),用平邮寄我一些,很欢迎。”1990年8月25日,孙即回信,谈到帮助施蛰存的孙女找到一册畅销儿童小说《The Small Rain》,“并附上最近几期的Book Reviews是给您个人阅读消遣的”,随后又写道:“再过一些时日,我会用较大的盒子装些旧的Book Reviews,用海运寄给您。”1990年9月30日,施蛰存去信,写他收到了孙寄来的书和书评四本,并感慨:“伦敦《Time》的文学副刊,我在1932~1936年是长期订户。承你送我,又见到五十年前的‘老朋友’,不免有些感喟。《纽约时报》的‘书评周刊’也不坏,我看到×××一篇文章,还有一篇谈鲁迅杂文的,都有意思。以后有这类与大陆有关的文章,请你寄我,以资博闻。”

1993年6月13日,施蛰存写信给孙康宜,托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林海从美国带几本书,并强调他择书的标准:“不要严肃的书,不要长篇大块的文章。我要消遣性的书,你看过的无用旧书就可以了,旧杂志也好,有图的更好。”6月14日,又特意写信给叶,嘱咐托其带书的事,并强调:“我要的书不定书名,只要一些消遣性的一般闲书,或报纸杂志,她看过的旧书亦可,不必特地为我去买新书,但千万不要长篇小说或严肃的文学理论书。”此时的施蛰存已经88岁了,他多次在信中感慨“感觉到老了”。

施蛰存晚年的这种“随便翻翻”的阅读要求,还有一例。1991年1月30日,在给孙康宜的信中,施蛰存谈到了Paz,并写道:“我一向以为你是专研中国古典文学的女学究,想不到你会喜欢Paz,真是失敬了。早知你熟悉Paz,我早托你代买他的书了。一本新方向出版的‘散文诗’,我想了已十年,还未得到。这回要向你要了。我现在不会看大本书,有Paz的小品著作,也希望给我找一找。另外,给你一个书单,请随时物色,只要二手书就可以了。”施蛰存和孙康宜交流的作家Paz,应为墨西哥诗人和散文家帕斯,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那本施蛰存“想了已十年”的帕斯著作,有可能是其代表诗作《太阳石》,漓江出版社1992年4月翻译出版了此书,收入该出版社策划的“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”。国内最早翻译出版帕斯的著作,应为1991年9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奥克塔维奥·帕斯诗选》。在帕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,国内对于这位作家几乎了解很少,但施蛰存似很熟悉,并了解其在欧美的出版情况。

除了报刊和消遣类文学作品之外,施蛰存还有一个特别的趣味,便是对于英美国文学作品的搜罗。1991年1月30日,在给孙康宜的信中写道:“Sade, Marquis,120Days in Sodoms,我想看此书,听说七十年代有新印本,这是一本秘书,我本来不便托你找,但现在知道你是一位开放型的女学人,大胆奉托,你不便去找,请改托一个知道此书的绅士代找。Sade的书,我在卅年代有过一本Venus In Furs,1980年得到一本Justine,只有这一本最Notorious的没有见过。”

1991年3月14日的信中,他写道:“你寄来的这册Sade,好得很,120Days之外,还有别的作品,可谓内容丰富,卷首的序文已看过,本文尚未细阅。此书到1935年才公开印,但我在1932年已知有此人此书,大约也是从Freud或Ellis的著作中知道的。我以为至今只能找私印本,却想不到已印成大众化的纸面书。上次我的信中曾提到过一本Venus In Furs,那是Masoch的作品,我记错了。这个Masoch,如见有他的书,我也想再看一下。”

343

家里有了小朋友,还是双胞胎,自然会有朋友开玩笑地问:你还有时间做学问吗?

我就想起胡适的诗《回向》,里面有两句:“他们受得,我也受得!”

诗是写佛陀的。佛陀本想向山上去,山上安宁,而人世却在风雨中;但他想到众生皆苦,就又掉头向山下走去——是谓“回向”。至于山下的雨横风狂,“他们受得,我也受得”!而我的意思,当然不是自比佛陀,更不敢自比有忧众生之忧的胸怀。我只是为一己之骨血做一点事而已。

我们都承受了被父母养育的幸福,也应承受养育儿女的辛苦,“他们受得,我也受得”!

344

据说地球是极特殊的,正因为地球有适宜生命存在的种种条件,才会有生命的出现。比如,太阳系处于恒星稀疏的地方,否则高能辐射会消灭一切形式的生命;地球跟太阳不远不近,同时其他行星能干扰彗星的运行,也减少了陨星撞击地球的概率;地球不大不小,太大则大气压力过高,太小又无法维持大气层和水;化学元素的组合也恰到好处,氧太多或太少,生命都无法形成……所以地球是最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。

作为外行,我有点怀疑这种思路。地球生命是在地球这种环境中形成的,它当然最适合这种环境,可是,我们怎么知道,其他环境就不能形成适应其他环境的生命呢?(好比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五零



新书快递

刺猬、狐狸与博士的印痕：  
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裂隙  
[美]斯蒂芬·杰·古尔德著 杨莎译  
商务印书馆

本书探讨了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融合,用狐狸与刺猬形象的比较提出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关系的核心意向:和而不同、紧密联系。本书从对比康拉德·格斯纳《动物志》中的狐狸和刺猬形象开始,讨论伊拉斯谟对阿尔奇洛克斯箴言的引用:“狐狸有多知,而刺猬有一大知”,从而引出对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关系的看法。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对立的,海克尔、纳博科夫、塞耶、艾伦·坡的实例恰恰证明了学科融合的巨大优势和潜力。

既有集  
刘铮著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本书分三辑,内篇讨论陈援庵、邓之诚、陈寥士、钱锺书、杨周翰、王佐良、黄裳、夏志清、吴兴华等现代文史诸家,外篇讨论狄更斯、普鲁斯特、卢卡奇、庞德、T.S.艾略特、霍布斯鲍姆、帕索里尼、约翰·伯格、埃科、桑塔格、希钦斯等文学文化名家,杂篇写中外交汇

中的人物与史迹。集中文章,从容有度,洞幽烛远,启人省思。

文史足徵录  
胡文辉著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本书所收按题目分为四类:第一类是有关古代问题的考证,后三类皆属近代问题,其中多牵涉近世人物,勉强区分为学术史、掌故两类,又有若干名言考原的文字,处处显示作者渊博的学问与敏锐的洞察力。

瘥鹤铭新考  
王家葵著  
四川人民出版社

《瘥鹤铭》自宋初进入文人视野,便受到极度追捧,热情至今不衰。但有关《瘥鹤铭》的作者、拓本情况、书法价值等,却一直众说纷纭。作者通过对《瘥鹤铭》文本的考订,将相关人物的历史以及具体的行迹相互参证,以追求当时历史真相为目标,以严谨文献基础和合乎逻辑的推理论述,通过“《瘥鹤铭》的时代和作者”“《瘥鹤铭》的石刻拓本”“《瘥鹤铭》的书法与摹习”等方面的分析,而得出对《瘥鹤铭》文本作者的一种有所根据的推断。

反读书记(一二一)  
□胡文辉

说,陆地最适合人类,但海洋不是也产生了最适合它的鱼类吗?)

这种思路有一个不自觉的前提:生命就应当是地球生命这种样子,地球生命就是唯一可能的生命样式,那么自然只有地球才是适宜生命的产生和进化啦。照这种思路,只有像地球一样的地方,才会出现生命,所以,天文学家总想找到另一个地球。而这也意味着,地球生命是无比幸运的,人类是无比幸运的——我们恰恰拥有了宇宙的“应许之地”。

可是,宇宙如此无垠,为什么生命就必定要跟地球生命一个样子呢?比如说,为什么生命就非得在有水、有空气的环境中孕育呢?我们凭什么觉得可以穷尽生命的可能性呢?

理智与情感  
□汤凯燕

这两日重温小说《芳华》,严歌苓擅描绘人物,给予他们各自特点,又不愿贴上非黑即白的标签。是的,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容易被说服了,他们明白人性,那是一个灰色地带。严歌苓笔调冷峻,每个人物都有其无法克服的弱点,过不去的坎。他们在人前表现冰山一角,真实的绝大部分潜藏于水底,暗潮涌动。

《芳华》中老好人刘峰,因一次未果的恋爱,毁掉自己原本光明的前程。刘峰大概永远不会明白,那些年林丁丁心安理得接受着他的特别照顾,也会跟他撒娇,怎么会在关键时候惊慌失措,表示自己从未爱上他。

直男们容易被林丁丁这样的“小白花”俘获,她睁着无辜的、雾气蒙蒙的眼睛,眨巴眨巴看着你,崇拜到极点的样子,“真的呀?”“怎么会这样呢?”“你太厉害了!”她身体娇贵,林黛玉似的,动不动就要生病。做事有孩子的稚气,手足无措的可怜样儿,像只受了风雨的小雀儿,使人想要圈住她,护着她,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

林丁丁懂得利用女性资本,撒娇和依赖已成本能。她习惯奴役使唤喜欢自己的男生,巧妙在他们中间游走,“片叶不沾身”。明知男生的心思,却表现得一无所知。她会把“朋友”一词挂在嘴边,承着他们的情,但不愿轻易许诺。因为她在等待,等待最合适的出现,等待利益最大化。娇柔的外表下冷静理性,是一块顽石,焔不热,化不开。爱是瞎了眼的,是横冲直撞,是不管不顾,是不计后果,她才不会,骨子里她就是一个商人。

年轻女孩子都会点装,只有林丁丁们将这种装发挥到极致。通常,这种女孩会成功的,世间最厉害的武器不是明枪明炮,老子云:“天下之至柔,驰骋天下之至坚,无有入无间。”林丁丁们不露声色,编织了细细密密的网,只等着最大的猎物撞上来,再收拢。

在书中,严歌苓未给林丁丁安排好的结局,虽然她如愿进了豪门,但被豪门所弃,让她吃了虚荣的亏。作者有这样的权力,为刘峰报了仇。现实生活中,我们不得不承认,林丁丁们依然会活得很好,很光鲜,因为她们太懂得权衡利弊,永远选择一条更有利的道路。

刘峰一辈子缅怀这段未果的爱,虽是毒酒,但记得饮酒刹那的烟花灿烂。爱从未熄灭过,也不曾转移,小心呵护着自己胸膛里的这朵花,他爱的是他的爱。同刘峰相比,林丁丁们青春过,美好过,也许日子过得平安踏实,然而心底里从未真正开花,充其量是假花,外表浓艳,却无芬芳。

小说写故事,故事映照的是现实。比如林徽因认为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。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,她说,“横溢情感”和“僵死麻痹的无情感”中叫我来拣一个,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,不管是我自己或是为别人。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。

林丁丁们和刘峰们处在同一个世界,但他们又生活在不同维度,彼此是不能够理解的。林丁丁没有故意伤害刘峰,只是一场意外,是年代造成的结果。无所谓好坏,理智的生活或情感的生活,每个人只是选择了自己。也没有谁更值得同情,每一种生活都有遗憾,遗憾是生活常态。